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握住我的是另一只充满爱的手：金卷 / 谭亿森主编.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 8
(高中自主阅读文学精读系列)
ISBN 978-7-5406-7617-9

I. 握… II. 谭… III. 语文课—阅读教学—高中—课外读物 IV. G634.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38069 号

策 划：刘小玲 卢 芳
责任编辑：卢 芳
责任技编：吴伟腾
封面设计：林露茜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15 楼)

邮政编码：510075

网址：<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科普印刷厂印刷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大道棠新西街 69 号)

印数 1-5 000 册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4.625 印张 8 插页 290 000 字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06-7617-9

定价：26.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020-87621848

爱儿女是父母的天性，但爱的方式却各有所异。恰当的爱，能令儿女健康茁壮地成长。作者陈若曦围绕着小儿子参加高中毕业舞会这件事，将母亲对孩子的关爱，支持和期望娓娓道来。

吾家有男初长成

陈若曦

五月上旬的一天，儿子陈赓放学回来就宣布：“我决定去参加下星期五的普罗姆（PROM）舞会了！”“真的吗？”我将信将疑。

在美国，这种舞会是中学六年告别式，学校专为毕业班放假一天，比毕业典礼还隆重。到时学生一改平日套头衫牛仔裤的装束，打扮得衣冠楚楚，从晚宴开始，正式步入社交生活。普罗姆原是“排列行进”一字简化而来，本身寓有昭告天下之意。毕业班除了申请大学，翘首企盼的便是这场舞会了。

舞会隆重，但很花费。早听朋友说，他家千金的一件晚礼服便是300元，搭配的行头还不算在内。男孩子的礼服可以租赁，但负担女伴的晚餐和入场券，加上送女伴一朵胸花，费用也在两三百之谱。儿子没



有女朋友，一直不打算参加，也不曾为此储蓄费用。他的一个男同学，为了这一晚能随便挥霍，在加油站足足打了一学期工。儿子前几天刚说他这么干“不值得”，怎么忽然自己又改变初衷了呢？

“有个女同学今天来约我，”他自动解释，“愿意分摊门票和晚餐的费用。我算了一下，大概 200 元就够了。”

他哥哥没参加过毕业舞会，不曾有过这项开支。公平起见，我不宜理会他的费用。于是我变通一下，改为送他 100 元，权充毕业礼物。

“另外 100 元，”我告诉他，“可以先给你，以后再从你的零用钱里扣回来吧。”

“不，”他很自觉，“我全部自己付。明天我就去找打工的机会。妈妈，舞会那天你能借我汽车用一晚上吗？我可以省下 50 元租车费。”

“怎么，你要自己开车？”我有些担心，“舞会在哪里呢？”

“舞会在旧金山东南的码头边，但是餐馆在另一个地点。我的女伴希望和她的表妹一伙凑成五对。他们决定吃意大利菜，已订了餐馆，在唐人街北边。”

听到吃饭和跳舞场地相距甚远，我不禁忧心忡忡。他拿驾驶执照才五个月，尚不曾单独开过高速公路。加上深度近视，夜间开高速公路相当危险。如果早些决定，还可以带他出门练练，现在只剩七八天了，怎么也来不及。然而，这种忧虑还不能说出来，怕有损孩子的自尊自信心。不得已，只能在金钱上牵制他了。

“好吧，”我提了一个条件，“如果找不到工作，就别去参加舞会了。”

他同意。谁知次日就捎回一张“家长批准子女工作书”，要我签字。

原来有家电脑公司要搬迁，需要搬运工，每小时五元，工作时间的长短不准，但集中在周末三天。

“你除了割草，还不曾正式打过工。这么连干三天，”我有些犹豫，“吃得消吗？”

“我一定要试试。下午我打了电话应征，他们要我明天放学就开始工作。妈妈，我非赚钱不可。今天去买舞会门票，已经是第七百五十号——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都参加啦！”

他坚持能吃苦，我自然鼓励孩子自力更生，便签字了。

这工打得真辛苦。

头一晚，十点半了人才回来，满脸倦容。还没吃上几口饭，已经瞌睡连连，澡也不洗便倒头睡去。次日更变本加厉，晚饭时刻来电话，说要加班，结果近午夜才放工。回家一身灰土，人也累得说不出话，比划了两下手势就躺上床。夫妇俩不但等得心焦，又气公司欺负孩子，竟被搅得生活乱了套，两夜都没睡安宁。

我算了算，这日整整工作 15 小时。对于 17 岁的孩子，实在悖情又违法。要他放弃，孩子又不肯失信于人。第三日，家长出面干涉。黄昏时，我亲自去接孩子。公司当场算账，付了 190 元。

“蓝领工作很辛苦，”孩子深有体会，“但是我熬过来了，以后打工再也难不倒我。”

信心得来不易，竟是拜舞会之赐，我对毕业舞会开始有些好感。

星期一，我陪他去租礼服。头回进租衣店，没想到生意如此兴隆。店里除了附近的应届毕业生外，还有男女老少在租各种行头。租金相当贵，一套燕尾服，包括衬衫，领结和束腰，租一天要 40 元到 120 元不等。儿子挑了一套黑色燕尾服，当场付了 60 元租金。

租皮鞋不上算，于是又陪他去买了一双黑皮鞋。

星期二，他兴冲冲地理了个时髦的发式回来。

发式使人脸孔焕然一新，也令老子刮目相看。他认真思考起儿子出席舞会的事。

“我已经被他搅得一个周末没睡好，”老头子摇头又叹气地，“再也折腾不起了！年轻人跳起舞来，还不通宵达旦？他又没开高速公路的经验，万一有个闪失，自己倒楣不说，连累人家女孩子可难交代。算了，我们出钱，叫他和人搭伙坐轿车吧。”

儿子也怕开车，连忙去打听。可惜落后一步了，这一带的轿车早已被订光。

“要不，我们自己当司机吧，”我和老头商量，“把他俩送餐馆后，我们就在唐人街看一场武侠片消磨时间。”

“舞会怎么办？我们没地方可去，三更半夜在街上闲荡不成？而且，父母当司机，等于给年轻人当保姆。别说孩子觉得别扭，同学也会拿他取笑的。”

说得也是，我们更加一筹莫展了。

次日有人来寒舍做客，见我忧形于色，给出了个主意。

“你们陪他开车，先把经过的路走一遍嘛！”

全家都认为可行。于是当天晚上，我陪儿子进城去，旧金山地势高低不平，驾驶生手向来视为畏途。我很少进城，街道也不熟。舞会所在地处于四五道高架桥的夹缝里，特别难找，夜黑灯暗，竟两次误闯单行道，被对面而来的汽车按喇叭抗议。幸亏没撞见警车，自己却也吓得凉了半边脊背。

次晚是舞会前夕。儿子希望再进城练练车，可惜我有事缠身，无法奉陪。他乃拟了一套养精蓄锐的方案，一一列出要办的事，制出一张作息表。

“我今晚要早早上床睡去，”他通知我，“明天别叫醒我，我不吃早饭。我准备11点吃中饭——中饭不能油腻，尽量清淡些，最好多些蔬菜水果。”

愚夫妇通力合作，第二天一早蹑手蹑脚地走路。不料7点就听到他房内乒乓作响。原来他醒得比任何时候都早，闲得无聊，几年来第一次想到做早操。

运动使他胃口大开，早餐猛吃一气。清淡云云，已抛之九霄云外。饭后，他郑重宣布：“我开始洗车了！”

近年天旱，旧金山湾区缺水，厉行节约用水。儿子和我都是环境保护主义者，最忌能源浪费，已经一年不洗车。这番为了洗车，他先上街买一种流量最小的水喉。回来后又找抹布、刷子和吸尘器等，不停地跑上跑下。我关紧房门，但仍关不掉他跑楼梯的脚步声，被搅得看书也不能专心。

11点了，想到他的中餐，我连忙下楼做饭。

他刚洗好了汽车。这车自买来后，不曾洗过，这下擦洗得通体发亮，光可鉴人。

“但愿你能常常参加舞会，”我说，“车子可以保养得日新日又新。”

他嘿嘿傻笑，赶着跑去洗澡了。

等他吹干了头发，已正午12点。根据作息表，他应该上床午睡，竟不

想吃饭了。

“那怎么行？”我望着自己精心配方的午餐，非常不甘心。“你从来不曾睡过午觉，哪睡得着呢？牺牲了午餐，要捱到晚上8点才有东西吃，饿昏了头，开车很危险呀！”

他怕开车出错，只好吃中饭。然而心不在焉地吃了几口，便放下叉子。

“睡眠太重要了，我赶紧休息去！”他特地叮咛：“两点以前，我不接任何电话！”

说完，他一步一跳地奔上楼，和衣躺下，郑重其事地“休息”起来。

看他如临大敌，我感到好笑又好气。给他取名陈赓，原指望他像已故军事家的指挥若定的大将之风，没想到竟长成一个希区柯克型的紧张大师来。

不久，有个女友打电话约我喝茶，要我陪她买衣服。

“改天如何？今天不巧得很，”我坦白相告，“我儿子要参加毕业舞会哩。这是他第一次请女孩子出门，差误不得。我最好守在家里，看着些才放心。”

“一个毕业舞会竟搅得全家鸡犬不宁呀！”她咄咄称奇之余，又为自己庆幸。“我生女儿还好，到时恭候男的上门接就行了。”

幸亏我没上街，两点半了，我觉得屋里静得出奇，连忙去他房间查看。没料到 he 竟睡得人事不省。着实震撼了一番才把他从梦乡拉回现实。

“不好了，我一切要晚半小时啦！”

从这刻开始，他以青蛙的跳跃步骤处理一切。

首先出门去取燕尾服。回来他自己在房间穿戴。

4点出头，他的女伴来电话。她正在美容院做头发，特地打听他整装到什么地步，希望他6点准时去接她。

接电话的儿子，白衬衫挂在颈上，袖口张大嘴，下身还是内裤，狼狈得刚从澡堂钻出来似的。原来这衬衫构造复杂，袖扣特别难扣，他已挣扎了半小时，还未能征服它。

一看时间不多，我赶紧帮忙。好不容易替他系上扣子，穿上裤子，正要围上束腰，忽然，他抱头大叫起来。

“不对，我应该先去取胸花。”

于是重新更衣。这一折腾，时间越发紧迫，我只好亲自开车陪他上街。周末的黄昏，交通最是拥挤。柏克莱的市中心，此刻车子排成长龙。我见缝插针地追赶，5点半才撞到花店对门的街口。儿子跳下来，冲锋陷阵般绕过满街汽车队，跑进店里捧来一只花盒。

回家途中，我斜睨了一眼他双手捧的盒子，不禁暗自叹气。10元钱买的竟是一朵系着两寸长缎带的小小栀子花。想到台湾的老家，以栀子花为篱笆，随便可采撷一大把，几曾如此娇贵！

为了保鲜，儿子回来先把花送进冰箱。

佛要金装，人要衣装，诚然。两人一场奋斗后，儿子终于穿戴齐全。毛躁的小伙子竟一变而为翩翩公子，连神情都显得稳重端庄。丑小鸭在母亲眼中成了天鹅，我不得不承认60元租金花得不冤枉。

女伴已来电催问了。儿子放下话筒便匆匆奔向汽车。刚坐下，又跳出来，忘了皮夹子。等坐车子，刚发动引擎，立刻又煞住——忘了冰箱内的花。

“别动，我去拿！”

做母亲的仿效救火队员的冲刺速度，50米短跑，飞快地递上栀子花。

“慢慢开车啊！祝你好运！”

他扬扬手，脚踩油门。车子一声怒吼，浑身一阵战栗后，这才悻悻然离去。

我长长吁口气。回头发现老头子几时已下班回来，正站在路边观望。

“陈赓怎么回事，”他很纳闷，“搞到这么晚才出门？”

“不晚不晚，”我向他保证，“一切及时。”

我还告诉他，儿子人生的长征，这一刻方才开始。

1988年6月于柏克莱

含英咀华



身为一名知识女性和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陈若曦在对待儿子要参

加高中毕业舞会这件事上，充分展现了一位母亲对孩子的关爱、支持和期望。

首先是正确认识、高度重视。陈若曦入乡随俗，没有因为自己和大儿子都不曾参加过这项活动就对小儿子说三道四或阻止他参加，更没有因为费用问题给他泼冷水。虽然，陈若曦也有一些自己的顾虑，但她能充分理解这个舞会在儿子心目中的意义，所以不断给予儿子鼓励和支持，尽全力帮助他达成这个心愿。

其次，是亲力亲为，但绝不越俎代庖。可以助儿子一臂之力的事情，陈若曦绝不袖手旁观，例如陪他去练车熟悉路线，陪他去租礼服买皮鞋；但是不应代替他做的事情也绝不插手，例如筹集费用，例如洗车。从这些细节可见，这是一位真正懂得家庭教育的母亲。她对儿子的眷眷之心，跃然纸上。

爱儿女是父母的天性，但爱是有差别的。恰当的爱，无疑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作者现身说法，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鲜活的事例。

陈若曦的笔调细腻，全文主要采用语言描写和心理描写。语言描写通过对话的形式，既表现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又使行文更为简洁。心理活动描写细致传神，儿子的紧张和认真、自信和自强，父母的关注和心疼、惊喜和担忧，无不真切形象、生动感人。

读书沙龙



□古者二十弱冠，是为男性之成年礼。既加冠，则表明正式进入社会，是为社会之一分子，不仅可以娶妻成家，而且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故古代对之极为重视。反观时下我们的成年仪式，由学校组织高三的学生念几句宣誓词，唱几首歌，就草草了事了，全无半点神圣感和兴奋感。不仅如此，高中毕业似乎也没有什么活动，高考完毕，中学生涯就戛然而止。没有聚会，也没有典礼；没有家长出席，也没有社团到场。不知道是不是应试教育惹的祸？对我们而言，高中毕业似乎算不了什么。高考才是第一重要的，考上了，可以狂欢；考不上，黯然销魂！什么时候我们也能举行真正的、庄严




典雅的成年仪式或者毕业庆典呢？

——刘一鸣

○读完这篇散文，我好像看到了自己成长的影子。一个男生的长大，贯穿着父母多少的血汗？此生也有涯，报恩也无涯。一位母亲的爱在文中表露无遗。那细腻的笔触和浓烈的情感都让我感动。

——何欣悦

切磋琢磨 | 

文中的母亲——“我”是一个怎样的形象？请结合全文作具体分析。

中国有句古话：多年父子如兄弟。情同兄弟的父子俩，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陈村这封写给儿子的信，或许从侧面折射出几分气息。

给 儿 子

陈 村

你总会长大的，儿子，长到高过你的父亲。你总会进入大学，把童年撇得远远的。你会和时髦青年一样，热衷于旅游。等到暑假，你的第一个暑假，儿子，你就去买票。你对同学说，你去探亲，不开给半票证明也去。

火车 403 公里，轮船 488 公里。去时坐火车，再慢的火车也比轮船快得多。一直坐到芜湖。你别贪玩，芜湖没什么可玩的。你只需背着包爬上江堤，看看长江。再没有比长江更亲切的河了。它宽、它长，它黄得恰如其分，不失尊严地走向东海。它吞吐那么多的水，多得浮起整个流域。它才是河。

……

二坝真的有两条坝，里一道外一道地挡住江水，你从跳板走上岸，走到江边去亲手摸摸江水。然后，

你把长江撇在后头。你走，顺着被鞋底和脚板踩硬踩白的大路，走半个小时。你能看到村子了。狗总是最先跳出来的。大路边的狗不爱叫，但也不会贱到朝你摇着尾巴。你要走累了，可以在任何一家的门口坐下，要口水喝。主人总是热情的，而狗却时刻警惕着。也许会引来它的朋友们，纷纷表示出对你的兴趣，直到你走开。你要沉住气。

你谢过主人，再别理狗的讹诈，去河边寻找滩船。木船小，但只要沉不了，船主总愿多上几个客，有坐到六七个之多的，船帮近水。不过，从来没有沉船的事。这船是不卖票的，下船时付钱，不过两毛五分，得划二十几里水路呢。

……

板桥就在太阳落下去的地方。你盯着落日，它落向哪个村子，你就走向哪个村子。那丛树中的层层屋顶便是了。你沿着大埂走，右边是漕河，它连接着巢湖和长江。河滩如没被淹，一定有放牛的。我也在这儿放过牛。牛喜欢这里，我也喜欢这里。你走过窑场就不远了。可以问问人，谁都愿意回答你，也许还会领你走一段。走下大埂，沿着水渠边的路走。你走过一座小桥，只有一条石板的桥，就是进村了。这时，你抬起头，会发觉许多眼睛在看着你。你对他们说，你叫杨子，你是我的儿子。

他们会记得那五个“上海佬”，记得那个戴近视眼镜的下放学生。他们会说他的好话和坏话。大概是好话居多。并不是你父亲好到哪里，乡里人心善，很少记人恶的。不管他们说什么，你都听着，不许还嘴。他们会告诉你一些细节，比如插下不齐秧什么的，比如一口气吃了个二十斤的西瓜。你跟他们一起笑吧，确实值得笑上一场。我说了，你得尊敬他们，儿子，比对你的父亲更尊敬。你别夸耀上海，没人爱听你吹牛。你的上海和他们没有关系。你既然到了乡里，就该学做个乡里人。在你的这辈子，哪怕只当过几年乡里人也是好的。

你们谈到黑了，会有人请你吃饭。不必客气，谁先请就跟谁去。父亲在村里没有仇人，上哪家都一样。答应了一定要去，不然，连你父亲都会被骂扁。以后，他们会轮流请你，你轮流去吃。能喝多少喝多少，能吃多少吃多少，这才像客人。天黑了，他们会留你住宿。他们非常好客。

……

晚上，你到田间小路上走走。如果有月亮，一定别打手电。夜有朦胧的美，朦胧得并不暧昧。假如你有胆量，就到村东头的大坟茔去。多半会碰上“鬼火”，也就是磷火。你别跑，你坐在坟堆上，体会一下死的庄重和沉默。地下的那些人也曾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繁殖。他们也曾埋葬过他们的祖先。你会捉摸到一点历史感的，这比任何教科书都有效。

住上几天，你就熟悉村子了。从早到晚，孩子总是不安静。女人的头发都是黄的，几乎没人穿裙子。男人爱理干干净净的发式，两边的头发一刀推净，这样头便是显得长了。顶上则是长长的头毛，能披到眼睛，时而这么一甩，甩得很有点味道。他们的裤子都是没裤线的，草草缝上。一个村总有一个人稍会缝缝，她把全村的活都包了，收费很低。他们做件新衣得是四季都能穿，没有冬装春装的区别。他们爱穿球鞋，塑料凉鞋，布鞋，或干脆光脚。整个村找不出一双皮鞋，当然更没鞋油之类的东西。不过，成年人总有一两件稍好的衣服，走亲串友时总是穿它。它似乎永远都是新的。穿上它，他们也变得崭新，新得像商店橱窗里的假人，一个个斯文得僵硬了。

我喜欢看见他们光着上身光着脚的样子。皮肤晒成了栗色，黑得发亮发光，连麦芒都刺不透它。你别弄错了，他们不是生来这样的。和他们一起下河，你就知道，他们原先比你还白。现在，他们和你的祖先一样黑了。和你父亲当年一样黑，你要是下田，就和你一样黑。

下田去吧，儿子，让太阳也把你烤透。你弯下腰，从清晨弯到天黑，你恨不能把腰扔了。你的肩膀不是生来只能背背书包的。你挑起担子，肩上的肌肉会在扁担下鼓起。也许会掉层皮，那不算什么。换肩会在颈后换出个包来。你会找到挑担时的节奏的，像书上说的，一个接一个的跌倒动作。你去拔秧，锄草，脱粒。你会知道自己并非什么都行。农民不是好当的。

干活后，吃饭才是香的。当然，也可能吃不下饭，只想躺下。多半会这样。你要么别干，要干就得真干。你去握一握大镢，它啥时候都不会被取代。工具越原始就越扔不了，像锤子，像刀，总要的。你得认识麦子、稻子、玉米、高粱、红薯。它们比彩电、空调更有历史感。它们也是扔不了的。除非人把自己先扔了。干累了，坐在门边，看着猪在四处漫游，狗在调



情，看着鸡上房，鸭下河，鹅窜进秧田美餐一顿，你听着杵声，感觉着太阳渐渐收起它的热力。你心平气和地想想，该说大地是仁慈的。它在无止无息地输出。我们因为这输出，才能存活，才得以延续。

你就这样劳动吧。别逞能也别偷懒。你干不到一小时就会累的，别躲懒，干一天也就是个累。说是不行了，其实还能干好多时候，撑一下也就过来了。你挑着担，过渠过坎时悠着点儿，莫把腰闪了。肩头鼓起的肉包别去摸，不是科学不科学的，别摸它就对了。

干完活，扔下镰刀，撇下扁担，跳进河塘好好洗洗。河底的水总是凉的，别贪凉了，腿脚真会抽筋的。你在水里，才知道什么是江南。江南，被水浸透的土地，水也将你浸透。就连冬天也不例外。冬天有雪，它浮在地上，很快化去。和北方不同，它是液态的雪。

你是在冬天出生的，儿子。那个冬天没有雪。你知道我叫的“杨子”是指你。你长出智齿和喉结；你敢顶撞我了，并以顶撞为荣为乐。你意识到自己的性别，你为此发一阵呆，也许还穿插几行单恋失恋的把戏。你终究也会有自己的儿子的。你终究会为我为你母亲送葬。你也会老去，发际向后退缩，颜色由黑变白，腰围加粗，皱纹加深，上楼梯脚步重重的。只有到那时，你才会记起我，记起你小时候的那些闪闪烁烁的故事，记起父亲对儿子说过的片言只语。遥远的模糊的回忆，如同幻觉，叫你觉得不像是真的。你会记起父亲的村庄。在你走向生命的尽头时，自然，也会有一两个你的村庄，人可能永远需要村庄。人在村中是坦然的。你的村庄不那么古旧，所以，也不那么有味。

你的爷爷放过牛，你的父亲种过稻子。我不知道你，儿子，你呢？

那层层茅草铺就的屋顶，那一条条小河分割的田野，那土黄色的土墙，那牛，那狗，那威力无比的太阳。你会爱的。

你上街，走得远远的，为的是买两盒烟。根本没有汽车，你的心也平了。乡里不兴站队，但也别乘机插到谁的前头。路边有些孩子，篮里放着瓜果。爱吃就买，吃完再付钱也行，但别还价，他们不是广州高第街的八流商贩。多去几次，他们也会认识你的。那里谁都认识谁。他们和你亲亲的。他们会谈论你，和你谈论。他们承认你了，你该高兴。

你就这样住着，看着，干着。你得耐住寂寞。你去过了，你就会懂得父亲，懂得父亲笔下的漕河。当然，这实在不算什么，应当珍视的是你懂了自己。你得不让自己飘了，你得有块东西镇住自己。也许，借父亲的还不行，你得自己去找。

当你离开板桥的时候，人们会送你。你是不配的，儿子。你得在晚上告别，半夜就走。夜间的漕河微微发亮，你独自在河滩坐上一会，听听它的流动。

也就是这些话了，儿子。你得去，在大学的第一个暑假就去。我不知道究竟会怎样。要是你的船走进漕河，看见的只是一排烟囱，一排厂房，儿子，你该替我痛哭一场才是。虽然我为乡亲们高兴。

(本文有删节)

含英咀华



本文是一封父亲写给儿子的信，给日后要上大学的儿子的信，企图对儿子进行教育的信，包括思想教育、情感教育、劳动教育和生活教育。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在大陆似乎越来越难，学校教育举步维艰，家庭教育事倍功半，社会教育杯水车薪。而本文作者却没有像某些理论家那样进行说教，而是另辟蹊径，同儿子讲述自己的农村经历，希望儿子也到农村去，到作者当年下放过的板桥村去，实地感受农村生活，接受生命的教育。

作者按照空间顺序，从远到近，从外到内，描述了板桥村外村里的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坦率地向儿子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在作者的笔下，农村那些近乎平淡无奇的事物和景色，过渡、聊天、夜色、饮食、农业劳动等，都无一例外地带上亲切感人的色彩。令人想起刘彦和先生的名言：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还令人想起另一句话：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亦如是。这种情感，绝不是单靠细心感受和用心体会能够得到的，必定需要亲身体会，躬身行动。



读书沙龙



□一封信令人心动，一篇文令人感动。

——冼星

○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凡事要躬行，千古不易之理。纵观本文，可以得出这样的感觉：感人至深惟细节，情到深处不孤独。

——赵小雅

切磋琢磨



本文大量描写了农村的多种景物、生活场景和农业生产劳动，请问，作者这样写有什么用意？好处在哪里？

有人说过：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足矣。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那么，出于对妻子的爱，丈夫废寝忘食，数年不辍，终于研制出打字机，以减轻她的劳动强度。这种爱情，是否弥足珍贵？

爱的结晶

姚为民

他的名字叫 C·L·邵尔斯，本来在一家烟厂里服务，跟打字机扯不上一点关系，但由于一连串的奇遇巧合，使他成为这项专利的持有人。

邵尔斯长得并不怎么帅气，但他有一副好头脑，再加上做事认真踏实，所以跟他相处久了的人，都会对他生出好感。基于他的这一特色，他常去送货的一家公司里的女秘书对他产生了爱慕之心。

这是 1860 年左右，虽然美国女孩子都比较开通，但并没有现在这样大胆，不敢直截了当地对他表白心迹；外表有点木讷的邵尔斯，也觉察不出那位美丽的女秘书对他的情意。直到有一天，邵尔斯冒暑送货到公司去，他们才有了第一次约会。

三个月之后，两个人在教堂里举行了婚礼。两个人的结合，是属于一见钟情式的传奇性爱情故事。

结婚后的邵尔斯太太，仍在担任秘书工作，但由于公司业务的扩展，工作愈来愈忙。有时候她把做不完的工作带回家去，连夜赶写，真是辛苦异常。

邵尔斯怕把爱妻累坏了，只好帮她抄写，有时写到深夜，两个人往往都写得手酸臂疼。

“这样忙下去，你会吃不消的。”有一天夜里，邵尔斯无限疼爱地说。“我小时候听祖母讲过一个故事，一位叫普西的神生有八只手。我真希望我能多生两只手，帮你多做一点。”

“别说傻话了。”他太太很感动地说，“你要是真的多生出两只手来，岂不变成妖怪了，吓也把我吓死啦！”

“对啦，以前我好像听一位同事说过，有人在研究用机器写字，可惜没有研究成功，那个人就去世了。他说，如果能研究成功的话，比手写快多了。”

“用机器写字？”他太太第一次听到这种事，感到很新奇，“真的能有这样的机器，那倒是太便利了，我看不太可能。”

“这倒很难说，人类的脑子是个无尽的宝藏，真可说要什么有什么。当初我进烟厂工作时，大部分都是用手工，现在几乎全部机械化了。那些机械结构之复杂，简直叫人不敢相信那是人类造出来的。”

“我明天再去问问那个人，”邵尔斯思索着说，“如果能找出一点头绪来，我们何不自己来研究研究看？”

“什么，你要研究写字的机器？”他太太几乎是惊叫着说，“你一点都不懂机器，居然要发明写字的机器！”

“不懂我可以慢慢地学，”邵尔斯说，“反正这次我一定要认真地试一试，不管能不能成功。”

“为什么突然变得这样认真了？”

“因为你太辛苦了。我每想到你趴在桌子上写字的辛苦情形，心里就难过，”邵尔斯有点激动地说，“长此下去，你一定会成驼背的。”

第二天，邵尔斯特意去找那位以前告诉他写字机器故事的人，这个人